



西藏艺术

刘志群 著



辽海出版社

西藏艺术

刘志群 著



九州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藏艺术 / 刘志群著.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85-3492-3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艺术—概况—西藏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9513 号

撰 稿: 刘志群

图片提供: 张 鹰 刘志群 杨立泉

出 版 人: 荆孝敏

责任编辑: 张美景

封面设计: 刘志坚

装帧设计: 杨 平

西藏艺术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82005927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icc.org.cn>

<http://www.thatsbooks.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174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目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歌舞艺术 / 11

第一节 民间传统歌舞 / 13

第二节 现代专业歌舞 / 34

第二章 宗教乐舞 / 43

第一节 宗教乐舞的发展 / 45

第二节 宗教乐舞的种类 / 46

第三章 戏曲艺术 / 57

第一节 藏族戏曲 / 59

第二节 门巴族戏曲 / 86

第四章 书法艺术 / 89

第一节 藏文书法的发展 / 91

第二节 书法种类 / 92

第五章 绘画艺术 / 105

第一节 壁画 / 107

第二节 唐卡 / 110

第三节 绘画流派 / 116

第六章 雕塑艺术 / 121

第一节 金属雕塑 / 123

第二节 彩绘泥塑 / 128

第三节 石雕 / 131

第四节 木雕 / 132

第五节 陶塑 / 137

第七章 石刻艺术 / 143

第一节 岩画 / 145

第二节 摩崖石刻 / 148

第三节 玛尼石刻 / 152

第八章 面具艺术 / 157

第一节 面具的发展 / 159

第二节 面具种类和特色 / 162

西藏艺术产生于原始巫教和苯教以及与外来佛教相结合形成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之中，宗教文化的底蕴充盈着西藏各种艺术形式，这些宗教文化艺术与世俗文化艺术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渗透和融合。

一、西藏艺术的文化土壤

（一）神秘原始的巫教文化

大概在 3000 多年前，“青藏高原普遍存在着各种原始巫教，即‘苯’：天苯、魔苯、赞苯等……天是代表整个自然力量的意象概念，魔是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赞则是苯教古籍中主宰人间的神，还有后来的达拉、巴色、盖阔等苯教古老的神祇，都是古代藏区具有不同崇拜偶像、不同起源和不同仪式的原始崇拜形式。”^[1]

西藏远古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藏人信奉的是原始巫教，亦即自然崇拜的“万物有灵”观念，其原始精灵鬼怪的数量多得不可计数。如果粗略归类，大致可分为自然神龙、年、赞系统，生活神土、

[1] 杨学政、萧霖虹著：《苯教文化之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年。

家、灶系统，人体神阳、战、魂系统，图腾崇拜的氏族、家族、个人、综合系统，等等。

1、藏族的原始崇拜和信仰

藏族的巫术源于原始崇拜和信仰，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对自然神和人死后的灵魂的崇拜和信仰。

(1) 对山的崇拜

由于西藏的崇山峻岭比比皆是，那些险峻的山峦，都被认为有神祇和精灵存在。

著名的神祇很多，有四大山神、四大年神、世界形成之九大年神、西藏土著十三年神等。每一座巨大山岭的山神又都有自己数量很大的伴神及其伴偶神。以四大年神之首的玛卿伯姆热(阿尼玛卿山神)为例，玛卿伯姆热为战神大王、岩赞、玛域众土地之主，既是居士白毡神的外在显形，又是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特有的护法神之一。十二地母之一的多吉查姆杰(纳木错湖神)，是他的密法大伴偶，英勇的九王子兄弟和贤惠的九公主姐妹是他们的子女。它还有四大女伴神：东方的次丹玛，南方的次甘玛，西方的帕切玛，北方的次赞玛。而每一个大女伴神又都有很多子女。除此之外，它的伴神还有360个玛系兄弟，以及10万个玛系兄弟的伴偶神“玛勉”。

在藏区的大部分山口，都有以石头堆垒起来的玛尼堆，即使在广大城镇和村庄也随处可见。在藏人居住的屋顶或大门的门楣上，都放着具有神灵意义的白石头，藏人把这些石头当成“山神”的象征来崇拜和供奉。

(2) 对水的崇拜

青藏高原不但山多，而且高山湖泊星罗棋布。藏族先民对水的崇拜有着自己的特色，即一开始不是以“水神形象”表现，而是将水与

“天神”或“地母”结缘，认为这些湖泊都是神湖，或者叫圣湖。神湖，也包括一部分神河中的水，是天神、地母或龙女赐给的甘露，喝了可以解除人们身上的各种病痛，可以使人增加力气、精神焕发；如果在里面沐浴，不仅可以洗涤肌肤上的污垢，还可以清除人们心灵的烦恼。不过也有个别神湖，因为受到妖魔的玷污，神湖也就变成了魔湖，比如羌塘的扎布曲错，只要谁的影子映入湖里，谁就会生病；与神山之王“冈仁波齐”并列的圣湖之后“玛旁雍错”旁边有一个小湖，便被认为是著名的魔湖。

对水的崇拜与对山的崇拜一样，在吐蕃时期，这些神湖神河有了具体的水神形象，即《黑白花十万龙经》中的“龙神”。藏族的龙神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形象，有时甚至还把鱼、蛙、蛇等水族都包括进“龙神”一类，把这些水族动物形象作为龙神的象征。这时的龙神，不仅掌握着降雨大权，而且还管理着诸如防止疾病、饥荒等人间杂事。

（3）对灵魂的崇拜

藏族先民除了对一切自然物的崇拜，还有对火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藏族原始宗教观念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形式，即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伴随着祖先崇拜而产生的英雄崇拜。

灵魂崇拜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人既有肉体也有灵魂，灵魂可以离开身体，而且比附着在人身上时更有力量。同时，一部分离开身体的灵魂，还可以寄托在其他动物和没有生命的物体上，比如寄魂牛、寄魂蜂、寄魂树、寄魂箭、寄魂山等。据说灵魂只要有了寄托处，不但生命有了依靠，得到了保障，而且被寄托灵魂的动物或物体，还可以产生超自然的力量。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灵魂崇拜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就是灵魂不灭。人死后只是灵魂离开了身体，这种游离存在的灵魂，既可以成为神，又可以成为鬼。这里所说的神与后来佛教传入后轮回说中的神以及苯教中的神是有区别

的。这种被先民们称为神的灵魂，大多在生前是部落中强悍的英雄人物。为了狩猎和保卫部落安全，藏族先民选部落中有力量、勇猛的人来做首领，他们死后受到本部落的尊重和怀念，并将其“神”化进行供奉。这种近似佛教保护神的灵魂崇拜，意味着藏族先民英雄崇拜信仰的萌芽。另一种是死后成为“鬼”的灵魂。这种“鬼”生前曾使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或侵害，死后还将继续进行危害。对这种成“鬼”的灵魂也会加以祭祀和供奉，但当这种祭祀和供奉都不奏效时，那就只有延请巫师来进行驱除了。

2、藏族原始崇拜的巫师和巫术

（1）巫师

在部落时代，作为藏族原始崇拜祭祀祈祷的主持人，巫师大都是由部落首领来担任，因为掌握神权是他们能否掌握部落大权所必备的条件。据说，巫师能与鬼神通话，可上达民意，下传神旨，能预知吉凶祸福，能为人消灾祛难，并从事祭祀、占卜，以及施行招魂、驱鬼等巫术。

在许多藏传佛教影响相对薄弱的偏僻地区，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接近于原始宗教巫师的人，比如白马藏区的“白莫”，冕宁藏区的“拔孜”等。他们的传承大多来自“梦中神授”，仅有一小部分是父子、师徒相传承，他们有自己的咒语和祈祷文，有自己的祭祀仪轨。这些藏族巫师的服饰和法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服饰，头上都装饰有羽毛（鹭鸟毛或野鸡毛）；即使不装饰羽毛的“拔孜”，也有一对象征性的牦牛角。

（2）巫术

藏族巫师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施行巫术。他们经常施行的巫术有祭祀巫术、驱鬼巫术、诅咒巫术、招魂巫术等。比如驱鬼巫术，是一种略带攻击性的巫术，其驱除对象不仅只限于“鬼”，甚至包括一切



施行巫术的巫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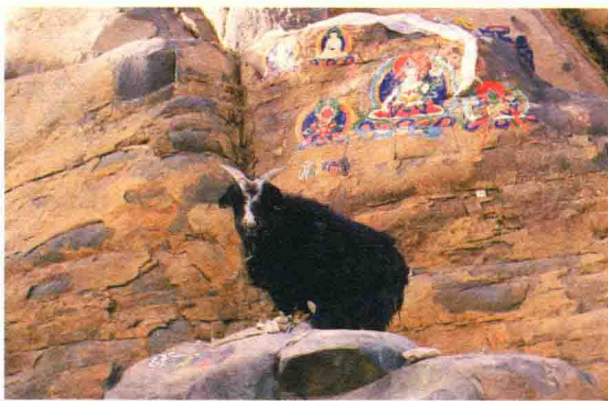
邪魔在内。驱鬼巫术有多种，比如禳解驱鬼法，与“投食”诅咒巫术很相似，不同的是将人形“投食”改成各种鬼怪的形象，结束时除焚毁“投食”之外，康区还要加上投掷“冥器”来捉鬼，“冥器”就是一种十字网格灵器，可以用来捕捉鬼怪。据说，有一部分鬼怪可以变成昆虫，巫师为万全计，才采取这种冥器捕获昆虫，用火焚化，作祟的鬼怪就无处逃遁了。

3、藏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巫祭仪式

藏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巫祭仪式，包括血祭、烟祭、水火祭以及其他巫仪、咒术等。《藏域春秋》有一个从原始的“人祭”和“血祭”向更加人性的祭祀内容和形式发展的传说故事。相传象雄托格尔王时代，王后因为三年一次的大红祭，杀别的部落的小孩做“人牲”，看着剖腹、掏血洒祭而恶心。又有一次，她看见猎人杀狼崽，母狼围着猎人窑洞长嚎了几夜。猎人又将母狼捕获，母狼临死前一直在流泪，王后暗暗为它祈祷。晚上王后做梦，梦见母狼领着狼崽来道别：“感谢

王后，因为王后的祈祷，获得山神的护佑，要去一个幸福的地方。”王后因此而怀孕生下王子辛饶米沃，他就是雍仲苯教的创始人。这个传说故事说明，在雍仲苯教产生之前，藏族先民社会已经对原始巫教红祭，包括人性、牲畜祭祀的残酷性表示不满。佛教传入后，虽然以此攻击苯教，但藏传佛教也接受了这种祭祀方式，只是不杀活的牲口，而用牛羊的画像或俑像，或者用酥油捏的牛羊塑像或用糌粑面塑像来代替。另外，还出现了“放生”，牲口不再被宰杀，而是在祭祀仪式结束后散放于旷野，血祭也就变成了放生。

还有“烟祭”煨桑，至今十分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习俗的演变，血祭意识日渐淡薄，烟祭开始兴起，并一直沿袭至今。烟祭，藏语称为“拉桑”，意为“供祭给神灵的香烟”。在青藏高原，可见转经的路口、街头、桥旁、河边、山头等地，抑或每一个藏族家庭宅院里、房顶上和帐篷旁，有点燃的桑烟缕缕，香气袅袅。人们口诵六字真言，手拿煨桑袋和桑枝香草，从袋中取出糌粑、小麦之类，往桑枝香草堆上撒，有的要洒青稞酒、茶水等。随着缕缕上升



放生羊



煨桑

的白色桑烟飘飞到天空，祭祀者认为自己身、语、意所祈祷和期盼的愿望也传递给了天上的原初神“耶辛”和创世九神了。

（二）西藏本土深厚的苯教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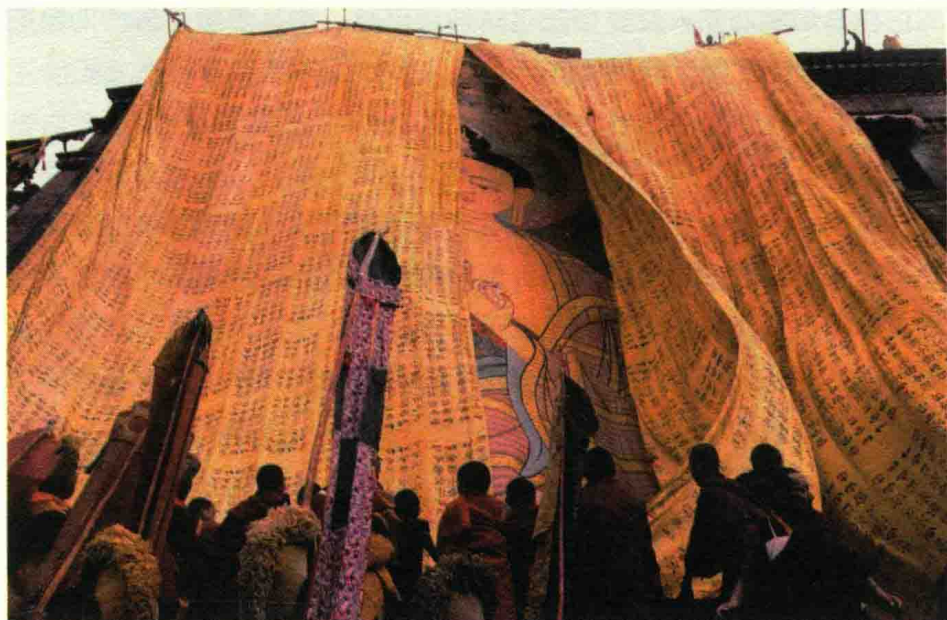
约于公元前4世纪前后，象雄十八部落的王子辛饶米沃创立了雍仲苯教。西藏远古社会发展到苯教时期，其信奉尽管囊括了原始巫教所有的精灵鬼怪，但人们已产生王与天神的观念，在自然宗教的基础上发展产生初具特色的“人为宗教”，即苯教。后来，苯教在与外来的佛教斗争败北后逐渐建立起有所佛教化的理论体系，其神灵系统也在原始群神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集中和规范，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苯教祖师辛饶米沃；二是原初神耶辛和创世九神；三是天神、曜神和箭神；四是纳入苯教的原始神灵。雍仲苯教还信奉东西南北中五界神、地方神、守舍神、赞神、念神、龙神等，如石刻中苯教原始神灵鸟头神和狼头神。

苯教中巫师被称为“苯波”，苯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婚姻、丧葬、疾病、出行、渔猎、放牧，直至交兵、会盟等。赞普的安葬、建陵，新赞普的继位、主政等吐蕃王朝大事，都要由他们主持仪式。在赞普宫内就设有“郭那纯”的职位，即为“御前苯教师”。

二、藏传佛教文化的基本脉络和底蕴

（一）藏传佛教的形成过程

佛教传入西藏，最早在拉脱脱日年赞时期即从印度传入几部佛经，但无人能识读，所以被供奉起来，一直到松赞干布时，才译成藏文。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佛教传播得到王室的大力支持。赤松德赞于755—799年期间，为振兴佛教文化，特派巴·塞囊等人到唐长安去取佛经并迎请汉僧；后来他又邀请印度著名僧人寂护（静命）大师前来吐蕃传教，但因苯教势力过大，四个月之后寂护返回印度。继而赤松



甘丹寺展佛

德赞又邀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在与苯教斗争中采取新策略，使佛教吐蕃化，把一些苯教中的自然神定为佛教的护法神灵，把苯教的许多祭祀仪式吸收进密宗，从而为佛教在西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后来，在赤松德赞的主持下，建成了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庙，即桑耶寺，使七个吐蕃人受戒，当时称为“七觉士”，并邀一批印度高僧建立了译经场，使大量佛经由梵文译为藏文。

朗达玛灭佛运动使佛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后来有僧人到青海地区向有名的喇钦学习佛法，返藏后在康区和卫藏建立了一批寺庙，收徒讲法，形成后弘期的“下路弘法”。古格王朝时期，仁钦桑布等去克什米尔学习佛法，回来后积极宣传佛法，翻译经典，同时请来印度等地的高僧，传播佛教，建立寺院，形成后弘期的“上路弘法”。经过后弘期的发展，藏传佛教各个宗派逐渐产生，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等，藏传佛教逐渐占据西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的中心地位。

（二）西藏艺术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底蕴

藏传佛教文化的构成可谓博大精深，不仅包括外来的佛教文化，以及西藏本土的巫教文化及苯教文化，同时还涵盖了大量社会世俗文化，包括各类民间文学艺术等。藏传佛教文化以经论典籍、净土信仰、哲学思辨以及文学艺术等彰显特色。

藏传佛教典籍首推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收录的方针与汉文《大藏经》有所不同。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佛说部《甘珠尔》和论说部《丹珠尔》。藏文《大藏经》刻版印刷，受到汉文《大藏经》雕刻印刷的影响，先后有“那塘古版”、理塘版、德格版、那塘版、卓尼版、巴那克版、塔尔寺版、昌都版、永乐版、万历版、北京版、拉萨版等。藏文《大藏经》卷帙庞大，其中所收密经大部分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

西藏的文学充满了宗教的内容和色彩，如吐蕃早期就出现了古体诗歌“古尔鲁”（道歌）。与藏传佛教紧密联系的文学作品，有元朝时期著名的格言体诗歌《萨迦格言》，后世又有《水树格言》《甘丹格言》等。还有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大量从上古流传下来或者由佛经故事改编而来的民间故事。西藏用于说唱的话本小说，多数是佛经故事或与宣扬佛教教义有关，进而被改编为剧本，成为藏戏的经典剧目。

西藏的艺术门类众多，有歌舞、乐舞、说唱、戏剧（藏戏、门巴戏、话剧）、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充满了宗教文化底蕴。



转经的老阿妈



第一章

歌舞艺术

西藏的歌舞艺术，主要是民间传统歌舞，其历史十分悠久，品种众多。西藏现代专业歌舞，在继承传统歌舞技艺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